

# 浅谈家徽与日本文化

◎李 侠

(渤海大学外国语学院 辽宁·锦州 121000)

**摘 要** 家徽在日语中称为“家紋”。它是日本家族世代相传的一种图案化徽号,是家族的标志。家徽是日本特色的文化产物。它体现着日本人的传统文化:自然观和家族意识。而且即便在今天,作为家族标志的家徽已完全失去了它存在的全部意义,但作为其变体的公司徽章、校徽等在日本人的现实生活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关键词** 家徽 自然观 家族意识 集团心理

家徽在日语中称为“家紋”。它是日本家族世代相传的一种图案化徽号,是家族的标志。

日本家徽的产生大概要追溯到平安朝时期(794~1192)。距今已有900多年的历史。当时藤原氏实力强大,把持着日本朝政,朝廷上下十分注重门第和门派,不同等级的封建贵族使用不同的固定图样来表示自己的特殊身份、地位。这些不同的固定图样便是后来日本家徽的雏形。贵族们从当时流行的孔雀、蝴蝶、牡丹、唐草、团扇、乌龟等图案中,挑选自己喜爱的纹样,装饰在家具、服装以及乘坐的马车上,用以显示自己的身份。在朝廷的各种仪式上,可以通过服装纹样分辨出对方的身份,并且贵族们所乘坐的马车也要按主人家徽所代表的显赫程度来排队。以后这一家族反复使用同一种纹样,世代相传,久而久之这个图案就逐渐成为该家族的标志。

进入武士社会之后,原来仅为贵族拥有的家徽,在武士间也迅速普及开来。与贵族的家徽比起来,武士家徽的设计显得更加简单明了。在战场上,武将将自己的家徽印在军服和旗帜上,起到识别敌我、指挥作战的作用。

到了江户时代,不仅皇室、贵族、武士可以使用、佩戴自家的家徽,而且甚至不准佩刀、不准拥有自己姓氏的平民百姓也可以拥有自己的家徽。此时的家徽所象征的家族门第观念已日渐淡薄,取而代之的装饰意义则愈益浓厚。寻常百姓可以随意将一种图案选作自己家族的家徽。至此,家徽走进了日本的千家万户。

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欧洲民主思想在日本的日益传播,作为家族名誉标志的家徽被一些所谓的进步人士视为封建产物而予以蔑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日本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革和经济民主化,传统的家庭制度的基础遭到动摇。伴随着“核家族化”,作为家族标志的家徽,似乎也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但日本家徽作为一种装饰品,在现代日常生活中仍然随处可见。例如服装、提包及各种包装物上的图案,有许多都是以家

徽为蓝本的。此外,据说日本的校徽、公司徽章、市章、神社寺院徽章,艺能徽章等都起源于家徽。而且纹样构图等均受到家徽不同程度的影响。

家徽种类繁多,大多取材于动物、植物、自然现象、文字、花纹等。如银杏、松、竹、柏、凤凰、鹿、鹤、雁、雀、日、月、云、霞、水、百、万、山、川、林等。据说数量之多竟高达一万二千多种,但通常使用的种类大约有300~500种。

家徽之所以能流传至今是与日本人的传统文化密不可分的。可以说家徽是日本特色的文化产物。它体现着日本人的传统文化:自然观和家族意识。而且即便在今天,其变体形式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也起着重要作用。

首先,家徽体现了日本人的自然观。自古以来,日本人认为在自然中蕴藏着一种内在而不可见的、神秘的力量。自然是神圣的。并且认为人与自然是可沟通的。两者有着亲缘关系。日本人把自己看作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同时,又怀着亲和的态度去关注自然,追求与自然界融合为一,求得与自然的和谐。正是由于日本人的这种亲自然观、出于对自然的热爱,在家徽图案的选择上,不同于欧洲崇尚狮子、鹰、鹫等猛兽,并以此形象威严的动物图案制成徽章来显示权力与威严。日本家徽的图案大都比较温和典雅,多取材于动植物。如日本皇室家徽为十六瓣菊纹。据说首先使用它的是后鸟羽天皇,而之所以选择菊花作为家徽,并不是要借此显示皇室的权力,只不过是因为后鸟羽天皇特别喜爱菊花而已。吉野(よしの)氏使用樱花纹(桜紋),是因为吉野的樱花特别有名。菅原(すがわら)家的梅纹(梅紋)和其喜爱梅花有很大关系。此外还有德川(とくがわ)家的三叶葵纹(三葉葵紋)、伊達(だて)家的“竹に二羽飛雀”、桓武平(かんむへいし)氏“丸に揚羽蝶”等。这些形式优美而又洗练的家徽都充分体现了日本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中孕育出的朴素、纤细的民族风格。

其次,家徽体现了日本人强烈的家族意识。众所周知,中国和日本都是家族意识浓厚的两个民族(下转第336页)

视和内透视,在作圆形流动时则有内聚式和外射式之分。不同的人观察同一事件或人物,得出不同的评价称为内聚式圆形视角,反之以同一叙述者的视角观察不同的事物,以达到预期的创作目的,则是外射式的圆形视角。作者巧妙运用了外视的圆形视角,通篇都以小姑娘英子的观察为统一视角,以关注不幸者为主题,独具匠心的取舍使两种声音的结合相得益彰。与《城南旧事》散落各处的风物描写相比,萧红则集中笔力在《呼兰河传》的前两章里描写了东北的地方民俗。有跳大神、放河灯、野台子戏等。作者不是为了展示民俗的文化价值,而是借此表现了对民众麻木愚昧与无知的痛心。在“看”与“被看”的模式中,一整套大神驱病的程序在小团圆媳妇身上重演,直到小团圆媳妇奄奄一息,看客们的迷信和残忍最终把小团圆媳妇送进了坟墓。农历七月十五,是中国传统习俗中的“鬼节”,为了祭拜死去的亲人,人们在呼兰河上大放河灯,“金呼呼的,亮通通的”,“灯光照得河水幽幽地发亮,水上跳跃着天空的月亮。真是人生何世,会有这样好的景况”。<sup>⑧</sup>可当灯到下游时,人们迷惑了,内心空虚起来,“那河灯,到底是要漂到哪里去呢?”<sup>⑨</sup>这寂寞与空虚,又何尝不是萧红自己的感受。她以儿童的眼光忠实记叙风俗活动的过程,而以一个文化审视者的身份在平淡之的语调中,剖析了一大群闭塞荒凉小镇上的落后灵魂,于含泪的幽默中既加以批判,也融进了自己一生漂泊无依的悲凉感。如茅盾所说,《呼兰河传》

是“一篇叙事诗,一幅多彩的风土画,一串凄婉的歌谣”,也正指出了其不同的叙事语调。

综之,林海音的《城南旧事》和萧红的《呼兰河传》以儿童叙事视角,散文化的结构,充满诗意的描写,建构了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的统一,在她们的笔下,那座小城和那个时代都具有了永恒的审美价值,“都为我们记录了一个失去的时代”,<sup>⑩</sup>她们对于儿童叙事视角的娴熟运用,无疑为后来者提供了优秀的学习范本。

注释:

- ①林海音:《城南旧事》,林海音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2004,第12页。
- ②③⑦①②⑤⑥⑩萧红:《呼兰河传》,萧红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2000,第217—353页。
- ④林海音:《苦念北平》,林海音作品精编,漓江出版社,2004,第416页。
- ⑤林海音:《冬阳·童年·骆驼队》——《城南旧事》出版后记,傅光明,舒乙主编,林海音研究论文集,台海出版社,2001,第258—259页。
- ⑥文洁若:《乡情悠悠》,林海音研究论文集,第51页。
- ⑧吴晓东等:《现代小说研究的诗学视域》,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1)。
- ⑨齐邦媛:《超越悲欢的童年》,林海音研究论文集,第93页。
- ⑩高阳:《城南旧事》的特色,汪淑珍:《林海音叙事观点探讨》,林海音研究论文集,第138页。
- ⑪封祖盛:《林海音及其〈城南旧事〉》,林海音研究论文集,第201页。
- ⑫林海音:《城南旧事》(代序),林海音研究论文集,第254页。
- ⑬马森:《〈城南旧事〉与〈呼兰河传〉比较》,夏祖丽:《从城南走来——林海音传》,三联书店,2003,第214页。

(上接第329页)日本家徽的作用就如同中国的家谱象征着家世。如日本许多家徽都与日本人的姓氏有关。鳥居(とりい)氏的“鳥居紋”,加藤(かとう)氏的“藤丸”加文字,木村(きむら)氏的“木内(きうち)氏”的“木文字”等。同时,家徽也是强化作为“社会统一的主要力量”的家族意识的一种手段,对家族成员有着无声的约束作用。家族成员要佩戴自家家徽、遵守家规,并要努力工作,为自己的家族争光。此外,因为通过身着饰有家徽的衣服或使用绘有家徽的什物便可知对方是谁家的人。因此家族成员为避免因个人行为不端而玷污家的名誉,在行动上特别小心谨慎。家徽对家族成员行为上的约束以及日本人对“家”的强烈归属意识由此可见一般。

最后,现代日本社会中的家徽的变体——公司徽章、校徽等体现了日本人的集团心理。现代日本人在与别人交往时,往往首先要向对方通报自己所属的机构,然后才是自己的姓名。这说明日本人具有强烈的集团归属意识,时刻意识到自己是所属集团的一员。日本人这种强烈的集团主义色彩是日本人的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的一个突出特征。今天,虽然作为家族标志的家徽已完全失去了它存在的全部意义,其变体——校徽、公司徽章等在现实生活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日本公司要求员工配带公司徽章,正是日本人集团心理的重要体现。为了增强员工们的“集团意识”要求职员佩带自

己所属公司的徽章,有意识地与其他的公司区别开来。对于同一公司的每个职员来说,该公司就是他们的“家”,在讲话时也称自己的公司为“当社”、“弊社”,以严格区别与对方所属“集团”不同,并以此自豪。职员在言行举止上也特别注意,以免因自己的失误而影响公司形象或给公司带来负面影响。另外,在日本国内,到处都可以看到热心搞各类集团活动的人,他们穿着同一公司的服装,胸佩同一公司的徽章,唱着公司的歌,共同参加公司组织的旅游活动。可以说日本家徽的重视家族、重视集团的功能通过各种徽章在现代社会中又一次得到了体现。

综上所述,日本家徽反映着日本传统文化——日本人的自然观、家族意识。尽管在现代日本社会,作为家族标志的家徽已完全失去了它存在的全部意义,但作为其变体——公司徽章、校徽等在日本人的现实生活中仍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注释:

- 武心波:《当代日本社会与文化》,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第239页。
- 尚会鹏:《中国人与日本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第267页。

参考文献:

- [1]兰立亮:《从家会看日本文化》,日语知识,2003(12):38-39。